



斗笠、蓑衣，这不是专为拍摄准备的道具，而是上一代人留下来的“宝贝”。徐国民的父亲当年是供销社负责中药采购的，他一般都向药农们买，偶尔自己上山采一些补贴家用。

山间采药人

出没深山林莽间的采药人，听起来好像只存在于古诗和武侠小说中。而在曾被称为国药大本营的慈城，依然有极少数老人延续着这份古老职业，立春后，清明前，是他们最忙的时刻。摄影师沈国峰、王海波长期拍摄采药人徐国民，这是他们镜头下的采药人——



徐国民从小在药材堆里长大，灵芝是他最早认识的一种药材。他觉得采药枯燥，所以40多年前顶替父亲的时候，选择进供销社车队，当一名天南海北到处跑的司机。



他到南京拉过煤气瓶，到宜兴拉过花盆，渐渐地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他拉了，他便下岗了。后来还开过大货车，危化品车，人过中年不想到处跑了，就去开校车。上学放学的间隙里，他开始跟着父亲上山采药。一生奔波，事事不易，但回过头来想，人生，就是一路披荆斩棘，一个山头一个山头过。



徐国民出去采药，往往凌晨四五点就出发了。因为有些药沾着露珠采最好。大多数药材长在藤蔓纵横的深山里，需要用柴刀拨开杂草和树丛，还要随时防范毒蛇、野猪和摔伤，所以进山采药，至少要两个人同行。



药采回来，在自家的阳台上晾晒，称重、分类整理好，给有需要的人。向老中医请教多了，他对各种草药的功效也了如指掌。



不同药材在不同时节采摘，药性药效不一样。比如这些用于清热解毒、散瘀消肿的红孩儿，一般在深秋、冬天采摘。采药人都知道一首歌谣：“三月茵陈四月蒿，五月砍来当柴烧。春秋挖根夏采草，浆果初熟花含苞”，世间万物皆有其时，采药最讲究“天时地利”。



闲暇时，他还常去逛慈城的药商博物馆和中药店。进入这一行越久，越觉得神奇。天地合而万物生，阴阳接而变化起，万物此消彼长，药材相生相克。来自天南海北、不同药性的草药汇聚在一起，经医生和药师的安排不期而遇，“化毒为药”、“生熟异治”、治病救人，老祖宗真是智慧啊。



慈城药商文化绵延千年，产生了数十位国药业的巨商大亨。如今那些名字散落在历史长河中，源源不断的，是为了一株草药翻山越岭的人，为药尽其用精研手艺的人，为医道永续花白双鬓的人。徐国民说，他只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，好几次，他把药送给困难的邻居，还有校车上的外来务工者孩子。不求富贵，只求健康平安，尽可能多帮一些人。
樊卓婧 文